



艺之言

本期“艺+之言”特别精选出三篇关于艺术欣赏、艺术市场与艺术投资的评论文章，从资深业内人士的角度来谈一谈“艺术”这件事，也为对艺术投资和收藏感兴趣的读者指出了方法和捷径。

1

对于中国画这个极其富于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在当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社会中，如何传承传统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林逸鹏

现代中国画需要解决的问题二：如何传承传统文化

(著名画家，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常常有一个已经肤浅到不负责任的口号：“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此口号的意思只要是传统文化都要弘扬，并无选择，难道我们连下跪磕头、女人小脚、太监刑法……也要弘扬？实际上，提此口号时已经忘却了我们的传统文化是封建专制文化这一基本常识，也是极其粗暴地否定了近百年来中华儿女为了反封建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与奋斗，更是违背了当今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因此，必须改成“弘扬祖国传统的优秀文化”，只有优秀的传统文化需要继承与弘扬，糟粕必须抛弃！

中华民族5000年的文明史积淀了丰厚的文化传统，面对这个庞大复杂的传统，知识阶层（少量知识精英除外）面对如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这个问题时，常常似乎是用背诵的方式来回答这个老问题：“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而不同”……这些结论式的、永远正确的答案使之成为解释中国文化的广告语，用粗线条的方式涂抹掉了传统文化的丰富性，终结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和把握。

传统文化的传承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一、我们除了需要对儒、道、释思想的准确把握外，还应超越儒、道、释的藩篱，可以把思想的重点引到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那是文化的轴心时代，有许多伟大思想诞生，在那里也许我们能发现被遗忘的但在今天却很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如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二、对儒、道、释思想的现代应用。传统文人画更多地把儒、道、释文化往消极的方向发展，文人在恪守儒家等级制度的前提下，让身心远离现实，放逐于自然，这是在封建社会别无选择的结果。当今，我们可以从新的角度“开采”出为现代社会所用的新思想，把儒、道、释思想中人性的、积极的成分应用于艺术实践。三、我们不仅需要继续完成“五四”时期一代精英提出的文化使命，也要把“五四”以来的文明成果作为新的传统进行研究，要从“五四”时期群星灿烂的思想精英中获取能量。四、对民间文化艺术的吸取。如果说思想性很强的主导性艺术是艺术之树的躯干与果实，民间艺术则是深入泥土之中的树根，它更多地反映了生命与生命之间最原始的对话，是艺术生命的源头。对它的吸取要超越表层的图形模仿，应通过民间艺术的图像感悟到人在灵魂深处对自然和人自身最本质的期望与承诺。

从与中国画创造直接相关的这个层面看传统艺术，我们常常有一个误区，把传统限定在以文人画为主体的传统笔墨范畴。其实，雄强朴茂的汉代艺术、浑厚饱满的唐代艺术、无拘无束的魏晋艺术……都是具有巨大开采潜力的传统资源。因此，我们必须把眼光超越传统笔墨范畴，在更为广袤的传统中寻找灵感，让现代中国画的民族文化基因更丰富、更深远，使它在现代产生新的能量和价值。

独家授权《艺·周刊》刊登，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2

近二十年间，随着艺术研究的深入，笔者广泛接触了众多艺术家。其中有专业的，也有不少业余的，有体制内的，也有体制外的，甚至有不少美术院校的在校生。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创作抱定一个宗旨：为美术史画画，为美术史创作。那么美术史是一个什么概念？哪些画家会被载入美术史？笔者试谈一些浅陋见解。

纪太年

哪些画家会载入美术史

(美术评论家、艺术市场资深研究专家、艺术推广人)



首先要弄清楚一个概念，我们理解的《中国美术史》是一本薄薄的书，通常是作为教材而被广泛接受的。不是现今编撰的像砖头厚的工具书，或是各种名人录。美术史里面被载入的画家是被相对认可的一群人，也是经过长短不同的时间考验。有学术良知的主编会严格把关，杜绝南郭先生入围。从漫长的美术发展史看，每一百年，通常会有十个人被载入美术史。也存在某一段时期多一些或是少一些。为什么这十人被载入，而众多艺术家会被美术史淹没呢？原因有四：学术贡献、社会影响、画坛地位、市场表现。人们往往强调学术贡献、学术价值，认为只要画得好，就会被载入美术史，答案是否定的。被载入美术史要具备综合条件，决不是单打一，其他领域也类似。

近一百年，从1900年至2000年，由于受外国入侵，美术领域各种思潮层出不穷，许多艺术家苦苦探索，各自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一时间美术星空，星光璀璨，涌现出许多名家俊杰，人数相对多一些，被美术史重点推介的有：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吴昌硕、林风眠、李可染、潘天寿、徐悲鸿、张大千、蒋兆和、刘海粟、石鲁、黄胄共十三人。这份名单由百年中国画展艺委会经过无记名投票方式确定。刚出炉就面临争议，见仁见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但大多数学者专家还是相对认可的。这份名单的出笼最初也是确定一份四十人的大名单，因为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优秀艺术家很多，所以被载入美术史的画家名单相对先前多一些，除了前面提到的十三人，进入大名单的还有：陆俨少、高剑父、王雪涛、叶浅予、朱屺瞻、关山月、吴湖帆、吴作人、李苦禅、张仃、陈半丁、陈之佛、黄君璧、溥儒、黎雄才、贺天健、吕凤子、钱松岩、高奇峰、刘奎龄、赵望云、张其翼、何香凝、谢稚柳、宋文治等。

当代画家会和先前一样，从2000年至2100年间大约会有十位画家被载入美术史。从目前参照学术贡献、社会影响、画坛地位、市场表现四方面的综合考虑，列出一个四十人的大名单：吴冠中、黄永玉、范曾、丁绍光、于志学、宋涤、王子武、石齐、方楚雄、韩美林、刘文西、何家英、贾又福、杨之光、宋雨桂、喻继高、冯大中、王明明、史国良、吴山明、孙其峰、林墉、范扬、刘大为、方增先、王镛、田黎明、白雪石、刘国松、袁运甫、贾浩义、程十发、于希宁、韩天衡、徐乐乐、薛亮等。这是当下的名单，暂时的，在往后的七八十年中间，肯定会有所增删，根据历史的惯性，将来被载入美术史的少数人将从名单中产生。

考虑了上述种种因素，我们知道被载入美术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画家如果真有雄心壮志，首先要把画画好，假如画画连技术层面都没过关，谈及为美术史创作，不是夜郎自大就是纸上谈兵。再者，如果确实画得好，机遇也好，能够进四十人的大名单，那么才正式踏上进军美术史的大路，能否最终进入，则要看你的造化。俗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个道理。

独家授权《艺·周刊》刊登，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3

最近看了太多形式各异的画展，浮华喧嚣后猛然发现，许多原本画得不错的当代画家均沾染了一些时下拜金、浮夸的不良习气，在有了一点名气之后变得一夜之间不会画画了。一些艺术家似乎仅在啃着残存的一点点可怜的老本，不断消费自己，这一艺术现状让做艺术推广工作近30年的笔者如鲠在喉，着实不好意思再向以前收藏过他们作品的藏家们推荐其“炫技”的“上品佳作”。

贾廷峰

艺术家别成为艺术商业牺牲品

(太和艺术空间董事长、艺术经纪人)



艺术之于艺术家，就是一个追逐梦想的过程，攀爬的身影拔高一点，也就意味着艺术水准精进一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富有才华的年轻人不甘泯然众人，在理想和信念的支撑下，勇赴艺术之路。及至本世纪初，这一批当年的青年才俊已成为中国艺坛的明星人物，把持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大半江山，多年的清贫拮据因潜心艺事终于苦尽甘来，目前艺术品市场的硬通货和天价作品也大多出自他们之手。但令人扼腕的是，中国艺坛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那就是一旦画家（特别是水墨画家）成名之后，其中不少人艺术水准不但不见长，反而随着名气的增长而越画越差。

黄宾虹曾说：“急于求名求利，实画之害。非唯求名与利为画之害，而既得名与利，其为害于画者尤甚。”他一生历尽坎坷、颠沛流离，对人生对艺术的态度却始终不变，将绘画作为创造的最高境界，呈现给人们的是一派极具鲜活生命创造、人格修养的绚烂之境。反观现在一些著名画家，多是小富即安的人，尚处于小农意识、小市民意识的复合体，难以形成高贵的精神气象，安能希望他们的艺术有重大突破和进展？

还有一些画家先天素养不足，又不注意后天学习，对追求知识尤其是传统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没有热情，逐渐退缩僵化、灵性慧根尽失是很自然的。盛名和权威往往蒙蔽当事者的心灵而无法进一步提升。

作为一位艺术家，必须有职业操守，这份操守体现在追求艺术真诚的态度上，而态度又会毫无保留地诉诸笔端，不容作假，许多原本有才华、曾经画艺卓著的艺术家最终都失守于文化的立场及鲜活的生命状态、积极的人生态度和艺术追求上。

“画者从于心”，一个优秀的艺术家，内心必须要有态度与坚持。靠外部手段操作只能获得艺术价格的一时繁华，而艺术价值的提升，唯有常拥谦虚之德、永怀敬畏之心，在不断自我批判中反复修正自我、超越自己，把艺术作为与生俱来的一种精神需求，才能走得更长远、更持久。

来源：雅昌艺术网